ŢJ

得

有

此

肖贞响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回到了 阔别多年的老家。在家乡居住的 兄弟们早日建起漂亮新颖的楼 房,这些楼房并没有引起我多大 的兴致。而此刻我的心早已飞向 父亲生前居住的祖屋。那屋其实 就是间破旧泥砖瓦房,自从父亲 走后,我一直没有到过。

小心翼翼打开已尘封多年 的木门,凝望全屋,父亲生前用 过的遗物,包括农用家具仍历 历在目,我最关注的还是父亲 的那件旧皮衣。我记得父亲说 过,"我身上穿的这件皮衣不能 扔掉,要永远保留它"。我们几 兄妹听了真不明白父亲,一件 破旧的皮衣还要保留它干啥。 这时,父亲似乎感觉到我们的 疑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 们不要小看这件旧皮衣, 我已 穿了十多年了,我对它怀有深 厚的感情……"父亲走后,我按 照父亲的遗愿把这件皮衣折好 存放在父亲生前睡的床头上。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中 等结实的身材,黝黑的脸,粗壮 的手和脚布满皱纹。他和其他农 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 村里, 他是以勤劳节俭出了名 的,直到去世前也没有去过像样 的饭店吃过饭,也没有穿过上档 次的衣服。一件衣服缝了又缝, 补了又补,一穿好几年。父亲穿 的这件皮衣,一穿就十多年,直 到生前还不舍得换,村民都称他 为"吝啬鬼"。

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却有 勤劳致富的头脑。随着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父亲渐渐有 了市场经济意识,不时将家里耕 种的农作物如红薯、大米、花生拿 到市场变卖,供我们几兄妹读书。 随着经济的逐渐改善,父亲进城 购物的次数也增多了。但每次到 镇里或县城, 都是穿着破旧的解 放鞋和残旧的衣服。左邻右舍确 实看不惯, 劝说他要跟上时代潮 流,买件好的衣服穿穿。但无论村 民如何劝说,好多年过去了,父亲 仍穿着皱巴巴的破旧衣装。

1989年,我考上广州一所大 学。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广 州的学校报到。我说什么都不让 他送我,我心里知道,父亲一副 农民模样,穿着破旧的衣服和解 放鞋,太丢人现眼了,怎么能去 广州呢? 但父亲的性格很犟,似 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送我去 不可。我灵机一动,对父亲说: "送我到广州也可以,但要穿着 讲究一点,最好买件皮衣,那里 的人都喜欢穿皮衣的。"父亲听 了,终于狠下决心,花了30多元 买了件皮衣。其实,这件皮衣也 不是什么真皮,是人造皮革。父 亲穿着这皮衣送我到广州回来 后不久就烂了几个窟窿。父亲很 快把皮衣拿到镇上补好了,且在 家里基本不穿,只是到了进城买 东西,大年初一,或者在儿子、女 儿结婚出嫁那天才穿一下。

因勤劳实干,父亲被村民选 为村民小组长。不久,又在镇里 开了一间饭店,自己当起了老 板,除了在外读书或者出嫁的姐 姐外,在家的儿女们都在为他打 工。虽然生意不是很大,但还能 养家糊口。随着儿女们个个都成 家立业,家庭经济也逐渐宽裕, 儿女们纷纷要求父亲更新换代, 换件真皮的衣服,可父亲秉性依 然不改。我执意在街上花了数百 元买了一件真皮衣给他,但父亲 却把我骂个狗血淋头,说不合适 穿责令我退了回去。

经过摸爬滚打和兄妹的努 力,我家在全村也算是比较宽裕 的一家。父亲仍勤俭持家,将节 衣缩食的钱为每个儿子建了新 楼房,自己却坚持住在位于楼房 旁边的旧平房里,唯一的理由是 跟年轻人住在一起不太习惯。

房间内有些昏暗,父亲的皮 衣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不知 道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件皮衣。是 不是他觉得只要我们几兄妹看 到皮衣就会想到他?或许,父亲 没有这个意思,留下这件皮衣, 只是提醒我们几兄妹不管走多 远都不要忘记当年的艰辛和勤 山也还是那座山

老李一早爬起来,扛起锄头,顶个破草帽,趿

拉着一双黄跑鞋,一声不响就去了地里头,这是多 年来养成的习惯。 到了绿油油的菜地才发现, 其实并没有多少

急着要干的活儿。菜地早被他拾掇得齐齐整整,沟 是沟,垄是垄,连杂草都找不出几根。菜的长势旺 盛,棚架上爬满了青幽幽的瓜豆藤蔓,像一面绿意 盎然的墙

他蹲在田埂上,看着那些菜。各种青菜成行成排 好像操场上列队的学生,一个个天天向上的模样;鸟 儿三三两两,贼头贼脑,不时飞到菜地来偷食鲜嫩的 菜叶。"种这么多干吗?"这话老伴不知说过多少回。也 是,菜自己吃不完,左邻右舍又都不缺,只能搁在地里 头老了烂了,看着心疼。

城里的亲朋好友从几十里外开车过来,顺便捎带 些菜蔬回去,南瓜、豆荚,叶子菜,蕻子菜……大把大把 用蛇皮袋装了,塞进后备厢,能吃上放心菜,心里自 然高兴。看到有人分享他的劳动成果,老李欢喜得 笑成了一尊弥勒佛。地里的菜薹照样滴溜溜的翠, 还一个劲噌噌地往上蹿,像在招呼主人赶紧采收。

长虫子了,老李不用农药,用手捉,拿石灰撒,还 自个儿发明了用旱烟和辣椒混合熬制的"液体农 药";给菜地施肥,他不用化肥,只用农家土杂肥,他 要保证自己种的菜无毒无害,说农药化肥打多了,菜 不好吃,人吃了对身体也不好。还说土地最不喜欢沾 上太多洋气的东西, 沾多了就会板结, 地力就变弱 了,没了先前的生机与活力。老李读过几年书,在村 子里算是个有点文化的人,说起事来慢条斯理,俨然 读书人的样子。有次蹲在田埂上他对我说,地靠人操 持,人靠地养活,现如今有些搞法真要不得,弄成了 地养人,人坑地,这可不是个事,到头来只怕会要吃 亏后悔的。听着这话,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

孩子们仿佛一夜之间都长大了,不再像 先前那样听差遣,好使唤。他们蹚过门前的 河流,翻越故乡的山岭,放开手脚去追赶外 面的精彩。大儿子去了外地打工,二儿子在 小城有了自己的家,女儿嫁到了大老远的地方,都 离开了曾经生养自己的胞衣地,一年之中难得回 来几次。老李舍不得土地、住惯了的老屋、听惯了的 风吹狗叫,还有挂在屋檐下的太阳,说自己老了,哪 儿也不去,就挨着老伴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村居散漫,依山就势排布着,屋顶黛色,呈流线 型的瓦沟疏朗明晰,像是那垄分好了畦的庄稼地;瓦 屋上的炊烟懒洋洋地在瓦缝间游移;山峦起伏,驮着 一身苍翠的容颜,好似父辈们背负着晨光与暮色。

一晃,春节又快到了,腊鱼、腊肉、腌干菜早预备 好了,做梦都盼着儿孙们能回家吃顿年夜饭,过个团 圆年。早些日子,电话那头,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说 因事,不便回家;二儿子说今年得去丈母娘家过 年,道理上都讲得过去,不便责怪。到了吃团年饭 的日子,老伴象征性地多弄了几个菜,四荤两素, 看得出比平常要讲究一些,毕竟,过年得有点过年 的样子。老李讲规矩,团年还是打挂爆竹吧。出门, 站在地坪里,就着烟头点燃引线,一阵"噼里啪 啦",炸得满地通红,火光中,门楣亮堂,照见老人

沧桑的额头上波浪起伏。响过爆竹,老两口 面对面坐拢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扶起筷 子,老伴眼里忽然就涌出了泪水,说孩子们

一个都不在身边,这春节……老李接过 话头:你都念叨些啥?他们没回来这年 还不得照样过? 老李边说边拿起酒瓶: 来,婆婆子,天冷,咱俩喝点酒,暖暖身子。

村庄炊烟清冷,屋里炭火幽明,屋外风继续 吹,时光悄无声息地划过指尖。对门一家有歌声 飘过来,五音不全:"山也还是那座山,河也 还是那条河……"

梅花染上胭脂, 腊味醉了 冬风。农历新年越来越近,大家 闲坐说起过年的事。儿时的年 味,是鞭炮的硝烟味,是炕在火 塘上的腊香,是糍粑的软糯,是 阳戏和唱花灯声调的抑扬顿 挫,是舞龙灯的喜气洋洋。

孩子问:"那现在呢?" 现在简单多了,不过再简 单也想让这个年过得有些味 道。新衣服得置办一身吧?年货 也得囤一囤吧?还有我们家特 有的过年习俗——自己写春 联,也得预备起来吧?

说起写春联,要从几年前 说起。那时孩子放假在家,对书 法兴趣大增,天天在家勤练不 辍,经常一口气写好几张大字。 我沉浸在"吾家有女初长成"的 喜悦之中,也不管孩子的书法 是否有进步,当即拍板决定,以 后的春联都交给她来写。

在全家人的好奇兼期待 下,孩子提起饱蘸墨汁的毛笔, 似感千斤重,几欲下笔,又以在 红纸上滴上数滴墨汁告废。最 后历经波折写得两副春联,分 别贴在大门和卧室门口。贴完, 我喜滋滋发朋友圈,还没等来 美赞,朋友的疑问先至。

"怎么说?"

"对联的格式一般为仄起 平收,就是说上联以仄声字结 尾,下联以平声字结尾。你这对 联?"

我仔细一瞅,联没对错,字 也没写错, 错的是两副对联贴 错了。

我一边感慨自己基础知识 匮乏,一边唾弃自己"有眼无 珠", 连现成的对联都能贴错, 辜负了孩子一番美意。

不过, 在和孩子商量后,我 们决定将错就错不再更改。外出 归家,每每看到这副贴错的对 联,我们都忍不住发笑。

> 如今经过几年的 锻炼,孩子对写春联这 件事早已娴熟于心。虽 然她的书法技能只是 从笨拙地描红到熟练

> 我们并排站在特 意清理出来的大桌子 前,我倒好墨汁,看她 提笔酝酿,窗外风雪正 紧,而屋内暖融融,空 气里满是墨香,至于 写得好不好,那都不 重要。等写完,红彤 彤的春联贴上门窗, 年味瞬间被烘托得

收集年味,当然 也少不了出门逛街 了。书店是必去的。收藏 了许久的书单等着采购,干

丰盈十足。

旱许久的灵魂也在等着书香疗愈。 孩子喜欢余华的小说,追完《许 三观卖血记》《活着》,又想入手《第 七天》。还有一些书名,有的我竟然 都没听说过。

既惊讶她看书的积极性, 又羞 惭自己的孤陋寡闻和贫瘠的阅读 量。工作以后,书店就来得少了,虽 的家的味道。

然也有偶尔网上 购书,但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还 是来书店看书更 有感觉。

闹市里的新 华书店,被红灯笼、 福字等装饰一新,喜气洋 洋,书香悠悠,绊住人的脚 步;像一座奇楼宝库,收罗 起万千智慧,为受困的人 们指点迷途。

进去后先往一楼大厅转一转, 看看哲学一栏有无新书, 再去二楼 文学经典看看,随机择一二,去角落 沙发里虚度一两个钟头。三楼有 字帖,是选唐诗还是宋词好 呢? 照例一番纠结

不过嘛, 既然是来 囤年货,自然 是多多益

满街的车

我和他从餐馆出来,他倒 吸了一口冷气,说:长沙从没这 么冷过,好像处在冰河世纪。

我伸出鼻子嗅了嗅,天很 潮,闻到了一阵雨的霉味。

这种天,哪里会起霉? 我倒是 觉得有一股雪的味道了

我们的声音在那条狭窄 的巷子里回响着, 瓮声瓮气,

我们索性不再说了。巷口路 灯上的光线也像是被冻瓷实了。 好不容易走出了那条长长 的巷子, 坐上了一辆暖和的的 士,他又开口了:长沙最冷的那 一年,你晓得是哪一年吗? 哪一年?

一九五四年? 你出生了吗? 我听我的老娘说,那一年 年底的时候,连续冰冻了十多 天,整个长沙的地面上成了一 块大厚玻璃,家家户户的屋檐 下吊着尺把长的凌柱子,人们 全偎在家里面,没有事都不出 门。出门就得穿上木屐,木屐

> 心翼翼的,路上溜滑 了,掉在路上,好危险。

根电线拨开,结果被电打得一 滚,人被打出好几米远,后来 大家都说他幸亏脚上穿了木 屐,木屐不过电,不然就被电 打死了。

不住搭腔道:那种路无法开车 的。现在只要一结冰,立马就 撒盐,所以,车还是照样跑。 是啊,天都这么晚了,天

气又是这么冷,街上还是满街



了。毕竟成年人不做选择,只有全都 要。平时舍不得买的大部头,这会儿 也能勇于对钱包痛下狠手。 除了书店, 打年货还少不了腊

肉腊鱼,烟酒糖茶,家里挂的、贴的 灯笼窗花儿……这些大大小小的箱 子盒子罐子袋子,把家里空余的地 方塞得满满当当。

大街小巷,流水般穿梭着归乡 的游子,穿新衣的孩子,拖小推车的 婆婆,大家忙里忙外,讨价还价声、 呼儿唤女声、久别重逢招呼声,声声 不绝于耳。打年货的另一重意义可 能还在于,全家出动,一起捕捉生活 中微小却美好的瞬间, 任年的味道

还记得那天走在街上,迎面行 色匆匆的人们忽然停下脚步, 抬起 头,眼里盛满惊艳,有人迫不及待拿 出手机按下快门键。

我也跟着转过去,只见对面墙 上的巨大屏幕上,一片片烟花相继 炸裂,燃起璀璨,像春天花海馥郁芬 芳,又像夏日流星赤诚热烈。喧闹声 中,清晰的"砰砰砰"声好似从遥远 的星空传来,引得我一阵乱了节奏

我的童年也有烟花,冲天炮、小 陀螺、金玉满堂、小蜜蜂,各式各样, 喜庆热烈,好玩好看。吃团年饭前, 家人会去门外放一挂鞭炮。除夕夜 守岁到转钟,新年来了,也放一挂鞭 炮,从过年这天起,烟花爆竹几乎不 曾间断。只需要听鞭炮声,就知道谁 家鞭炮响了,似乎晚上也不觉得吵, 反而睡得特别香, 鞭炮声好像摇篮

现在鞭炮搬上电子屏幕又别有 趣味,年味浓浓,闻之欲醉。这一场 囤年货这样的传统节目 视觉盛宴,原来早已扎根在记忆里, 牵动起一种叫做怀念与祝福的情 愫。无论烟花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在 诉说着最朴素的新年心愿:愿岁岁 欢愉,喜乐长安。

> 年就这样被盼望着,盼望着,终 于要来了。它是人间的一截烟火,是 家人相聚的温馨有爱,是同趣同欢 的精神滋养,是藏在笑语里的厚 重祝福,是久违的、心心念念

他也耸起鼻子嗅着,说:

上个世纪的五四年! 上面绑上草绳,还得小

> 的。那天,老娘的单位 门口,一根电线被冻断 勤杂工老王不知死活, 拿着竹扫把,想去把那

前排的年轻司机听着忍



到白鹭湖已是傍晚。夕阳 艳,间或有摇曳 下,青山间,静卧一湖碧水。

远眺它,那青山,如一幅精 美的油画,秀丽妩媚;那碧水,像 一整块纯色的翡翠,大气而梦 幻。凝视它,那湖水又像明镜,把 两岸的青山、天上的彩云,全揽 在自己怀里,一下子,山仿佛活 了,云也仿佛活了,每一棵树、每 一滴水也仿佛活了, 在它们面 前,你内心不再狂野,仿佛知己 间的一瞥,含蓄温暖;又好像是 故友重逢,静默无言。天水相融, 水天一色,在这山水间,原来静

也是那么的美。 翠绿掩映下,亭台轩榭等各 类建筑,错落有致、造型迥异。朱 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壁,青色 的油砂路穿插其中,精致而美

的三角梅,在清 风中轻柔地飘 荡;置身其中,白 鹭湖没有车马 喧嚣,没有人声 鼎沸,有的只是 碧波荡漾,温馨 四溢。

湖堤上不时 有青年男女走 过,洋溢着温馨与浪漫。很多年 前,曾与女友深夜来此静坐,远 处是对岸野营的欢声,近处却是 湖水轻漾。湖水那轻轻拍打堤岸 的声音是那么柔那么软,仿佛女 友的柔曼言语,一声一声,在静

夜里轻轻漾开。 那情景当然一去不返,就像 我们在人生的 某一个阶段、某 一个地点,总是

寻着一段不同寻常 的故事或佳话。于 是,就那么一个夜 晚,那么一首曲子, 那么一湾碧水,那 么一段似乎陌生又 熟悉的感触,那么 一个不经意处似曾 相识的遇见,将我 们心底轻轻泛起的 涟漪, 升腾成别致

的情愫和悠扬的旋律,很怀旧, 也很美好。

常正祥

在湖堤上走过, 你当然不仅 村的温馨。 仅会品出湖的今日往昔, 也会品 出这片湖的精神之魂、文化之脉。 长沙自古人文荟萃, 由桐仁桥水 库开发而成的白鹭湖,从一开始 便环山抱水,蔚为壮观。其方圆数 十里,峰峦叠嶂,丛林茂密,薄雾 缭绕,山花烂漫,白鹭翔集,游鱼 戏水,有南方"小镜泊湖"之美誉。

当地有联云:名字偶传讹,桐仁应 是同仁好;山林疑降雪,白露何如 白鹭多。我想,这应是深得湖景之 趣。而白鹭纷飞之景,似也为白鹭 湖增添了迷人与浪漫。

白鹭湖是观光的好场所。白 天,您可以乘坐快艇、踩脚踏船、 手划船领略风景区的湖光山色, 或到游泳池尽情戏水。晚上可以 到娱乐楼尽情欢乐、歌唱,或上 水榭,享受着白鹭湖的迷人夜 色。有时,你也可以走进周边乡 村,与村民们拉拉闲话,共享乡

夜晚的白鹭湖是静谧的。在 白鹭湖小住听湖, 是美妙的事。 夜幕降临,你可以拿出大块的时 间奢侈地在湖边散步,"清风徐 来"的感觉,会缓缓地吹入你纯 真的记忆,构筑起美好 的心灵之旅。

这时, 便想起了与

附近一村民朋友邂逅, 他正忙着 给白鹭湖游客中心送来一车本地 蔬菜,翠翠绿绿的,充满着生机, 充满着生气。于是便邀请他一起 合影。可就在这时,一只白鹭忽然 闯进我的镜头,它自在又机敏地 贴着湖面低飞,还不时溅起细细 的浪花。我让朋友按动快门,想让 那美的白鹭、美的湖与美好的时 刻一同留下。这开阔的湖面,这不 息的涟漪, 真的会为我们铺就起 一条心灵之路, 让我们尽情地徜 徉在美好的时光,像一只只白鹭 在湖面起飞,向着青山白云,向着 诗和远方。



塞然回音

看漫天雪花,一片一片,千军万马般 从天而降,蹄花飞扬,天空成了铅灰

色的战场;又似万千个白色精灵,在 空中曼舞,或旋转,或消失,或亲吻 这些快乐的精灵,跳跃着同一

个音符,在旷野上森林里奏起欢快。 这是仙子手捧雪花,从天而降,撵着 风,拂过高耸的楼房和低矮的草丛。

追雪而来

罗海亮

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可我依然

感觉冷。夜很静, 我听得见屋外流

浪猫的徘徊声。乡下的夜更冷,寒

风随意破窗而入,我蜷缩在床上,潜

伏在厚重的被子下面,鼻孔是我与

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应该是要下

雪了。这场雪,它会不会趁着夜色

悄悄地倚靠着山顶、房屋和我家的

骨的寒风迎面扑来,我竟然闻到冬

天里最好的味道,清幽的,淡淡的

是雪的味道。在期盼中,这场雪如

约而至。我欢喜地站在庭院里,仰

早上,推开厚重的大门,一股刺

院墙,姗姗而来?

压弯了庭院里的竹子和腊梅,深情 款款地朝我涌来。闭上眼睛,飘飘

然,徜徉在她那丰盈的舞姿和拥抱 我听见了心跳,我的世界茫然一片

在时间的滴答中酣然入梦 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世界静 止了。阳光有些迫不及待,直直地

照射在身上,暖暖的,我恍惚穿越季 节,置身在春秋。天很蓝很高,没有

一丝风,空气格外的清爽。霜花则 在窗上,晶莹剔透的冰凌挂满屋檐 池塘的水结成了冰,些许水草沦陷

在其中,觅食的鸭子徘徊在岸边。

踩在雪地上,咯吱作响,路旁积 洼里的薄冰晃动着阳光的明媚,和 路人匆忙的脚步。庭院里,灌木还 在酣睡,竹子上的积雪有点厚,佝偻

的身子斜靠在院墙上,吃力地撑着。 我用力摇晃了一下,一股劲风从耳

边呼啸而去,忽见一骑白影冲向广 袤的天空,留下雪花溅落一地,跌出

一幅幅画,翠绿涌现,玉树临风般挺

立, 飒爽英姿。竹叶上的冰凌非常 刺眼,像刀剑一般锋利,我忍不住拈

来几片,含在嘴里,清凉的,含蓄的, 味道悠远绵长。 融雪了,整个世界都是湿漉漉

的。雪后天空很干净,地面的雪已 不见踪迹,冬日里的苦闷与忧伤被 雪埋葬在深远的地方。屋顶上残存

的白雪还在恋恋不舍,屋檐上的冰 凌总是不慌不忙地向下面滴答着, 与路面上的污水汇集成细流,悄悄

地流去。池塘里的冰厚厚的,在阳 光的催促下,蜷缩在池中央,越来越

小。浮在山顶上的雪,与蓝天连成

电杆挺立在田野上, 几根电线 紧绷着厚重的脊梁,掠过头顶,一路

腾的翅膀也不忍心惊扰它们之间的 默契。在它生命中, 其实都没发生

什么大事,平淡的日常静静地流淌。 回顾过去,知道了开头,也知道了结

寒风义无反顾地奔赴一场世纪之 恋,看山川河流,人间烟火。依偎在

矮的枯黄的草木上。

尾,翻阅一页页旧日记,看见了自己 稳重的步调。

粹,白得耀眼,消融在一瞬间,如昙

迹,追雪而来,我对严冬有了更多的

一片,林立的树木错落有致,葱茏的 叶片在微风中抖动, 雪水滴落在低

雪放下了对天空的牵挂,伴着

杨杉 供图

向北,麻雀小心翼翼地落在上面,扑

我的怀里,蛰伏在大地上,白得纯

花一现。穿越光阴, 我寻觅雪的踪